



烏 比 特

克拉烏林著

未 名 譯

新文艺出版社

烏 比 特

〔苏〕克拉烏林著

未 名 譯

新 文 艺 出 版 社

• 1958 •

КРАУЛИНЬ
ТВОРЧЕСКИЙ ПУТЬ АНДРЕЯ УПИТА
本書根据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6 年版本譯出

烏 比 特

[苏]克拉烏林著

未 名 譯

*

新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11号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書号 1808

开本 787×1092 耗1/32 印張2 綫頁1 字数 36,000

1958年9月第1版

195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300 定价(7) 0.22 元

內 容 提 要

安德烈·烏比特是苏联当代偉大的小說家、詩人、戏剧家、文艺理論家和政論家。

烏比特在剛从事文学活动时，思想認識比較模糊，对当时文艺界进步陣营跟反动陣营之間的斗争抱着旁观者的态度。一九〇五年十月的里加罢工运动的浪潮把他也卷了进去，使他認識到革命的偉大意义。从此，他便跟先进的革命战士們一起对反动統治者进行頑强的斗争。

烏比特由于参加革命斗争和努力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提高了自己的認識，改变了自己的立場，成为革命的宣揚者，无产阶级的忠实朋友，最后从一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轉变为偉大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烏比特的創作道路，也是充滿着矛盾的作家道路，这对我們正在进行文艺思想上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有深刻的教育意义的。



烏比特像

拉脫維亞最偉大的作家安德烈·烏比特所以為千百万蘇聯人民所熟知，主要因為他是不朽的歷史長篇小說綠色的土地和烏雲中的一線光明的作者。這兩部歷史小說的俄譯本和蘇聯各民族語文譯本，以及各人民民主國家的語文譯本都已印行過好多次。但是烏比特的內容豐富、體裁多样的文學著作，遠不止這兩部杰出的著作和現在初次譯成俄文的十二卷集。

烏比特在五十多年的文學活動中，寫了十八部現代題材和歷史題材的長篇小說，十二卷短篇小說集和故事集，三十個戲劇——其中有諷刺喜劇，話劇和悲劇。烏比特還寫了一些短詩、抒情詩、寓言和諷刺性的小品文。同時他又是一個批評家和文學學家，在這方面他做了許多工作，寫了不少書評和小冊子，內容廣博的文學批評和專題學術論文，以及關於拉脫維亞和世界文學史的著作。此外，烏比特也是一位富有戰鬥性的、革命的政論大師。

在拉脫維亞文學藝術的發展過程中，烏比特的作品是具有重大意義的。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工人運動高漲時期，他就在領導拉脫維亞進步作家的陣營了。烏比特

依靠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依靠俄羅斯和世界古典文學作品的優秀傳統，在拉脫維亞的文學中，發展了批判現實主義的原則。

烏比特用他击中要害的、毀滅性的諷刺，同時運用多種多樣的藝術語言，揭露了資產階級和小市民的丑態。不論從前和現在，烏比特總是在為具有人民性的、高度思想性的現實主義藝術而鬥爭。烏比特的道路，就是一個把自己的全部作品貢獻給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偉大藝術家的不倦地勞動和鬥爭的道路。

安德烈·馬爾登諾維奇·烏比特，在一八七七年十二月五日，生於達烏嘉伏附近里加縣的斯克里維里鄉。他的雙親是沒有土地的佃農，長年在這個或者那個富農的農場上非常緊張地干活，但是卻一直過着半飢餓的日子。

烏比特童年時代的印象，後來在他的長篇小說往事的影子、新的源流、綠色的土地中都得到了藝術的反映。安德烈·烏比特把他童年時代許多有特征性的軼事，都寫在他的自傳體特寫我的生活和工作（一九二三）中。

烏比特直到十一歲左右，才開始讀書。他進了斯克里維里鄉村小學。這個鄉村小學的教務主任就是拉脫維亞當時的著名作家楊·普拉普凱（長篇小說往事的影子中的教師蔡爾門的原型）。

安德烈·烏比特很早就對文學創作發生興趣了。他在

九岁的时候，就用一支鉛笔头，在几張包东西的小紙片上，写下了他的处女“作”——醉鬼老板的故事。十五岁左右，那时他还在乡村小学讀書，就把斯克里維里人的俚語和俗語收集起来，向瑪亚斯·維耶西斯^①报投稿了。一八九二年，他发表了一篇特写——我們的祖先在維蔡瑪是怎样生活的——这是他根据他的父亲和另外几个年老的斯克里維里人所講的故事写成的。这就是发表在报刊上的安德烈·烏比特的第一次文学尝试。与此同时，烏比特还写了一些詩歌。

烏比特在乡村小学快要毕业时，他的父亲成了庄园总管列克松的悲慘奴隶（长篇小说北风中的人物布林松的原型）。烏比特的全家必須在庄园的土地上干活，以此支付大部分地租。在应付农奴的徭役时，他們自己的庄稼往往就大受損害。安德烈·烏比特在小学毕业以后，便决定不再从事农业劳动。他利用每一分鐘的空閑时间，充实自己的知識。在一八九六年年底，他便考取了“城市教区的教师”的职位。

二

一八九七年秋天，烏比特在里加附近风景如画的基什湖畔，当了孟加里乡村小学的助教。在这所小学里，他在思想反动的教务主任維里斯·奧左里尼手下，工作了五年。烏

① “瑪亚斯·維耶西斯”：意思是“家常客”。

比特在長篇小說迷惑之網中，反映了他那時候的印象和感受，奧左里尼一心一意想把宗教上的庸俗的道德觀念，灌輸給這個年輕的助教。不過，那些世界經典文學著作中的思想上的廣闊天地，却在烏比特面前漸漸地展開了。

烏比特在孟嘉里鄉村小學時，就已認真地從事文學創作。一八九七年，他的一些諷刺詩都刊載在劇作家阿道里富·阿魯南出版的、當時頗受歡迎的“嘲笑者的日曆”上。

烏比特寫的前任鄉長往日的哀歌，可以作為他那時候的代表作。這篇作品嘲笑了斯克里維里某一個富農。那個富農身為鄉長，卻是一個貪污分子和侵吞公共財產的人。他——

每逢星期三和星期四，
總是坐在小酒館子里，
大吃大喝，狼吞虎咽，
喝得爛醉，飽得要死……

不過，烏比特自己，卻認為他開始文學活動的時間，不是一八九二年，也不是一八九七年，而是一八九九年，也就是短篇小說暴風雨和韻詩青春的幻想發表的時候。

從這一年起，一些定期刊物上便愈來愈經常地出現烏比特的短篇小說、中篇小說、韻詩和諷刺的小品文了。

報刊的編輯，都樂於發表這位才氣橫溢的年輕作家的作品。這使得烏比特的巨大的創作才能得到了發展，但同

时也助长了他草率地进行创作，这反映在他的一些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中。如飞黄腾达的人们，在大城市的漩渦中（一九〇一），德齐鲁里的繼承人（一九〇二），小酒馆老板什維吉尔（一九〇五）以及长篇小说洪水（一九〇三）等作品。

烏比特的这些早期作品，故事模糊，结构松散，对话呆板，描写的特征公式化。他自己对于这些早期作品的思想倾向作了如下的評語：

这些短篇小说主要的基本的格調是跟我当时的思想完全一致的……在多种多样和环境各异的农村生活中，年轻的雇农和沒有土地的农民，都被描写成具有唯心主义倾向的人。这些青年被描写成具有一切美德，主要的是都被描写成具有向往忘我的、崇高道德爱的特性；他們不管任何反对力量；他們克服形形色色的障碍，为着一个最崇高的目标——自己所渴望的一小块土地而进行斗争。

中篇小说飞黄腾达的人们可以作为例子。这个小说的主要人物是小佃农的儿子馬尔登·梅依兰。他把戈比一个又一个地积儲起来。他已經存了一点錢在銀行里，他以为把新收割的庄稼卖掉以后，就可以用这笔錢买到他所“渴望的一小块土地了”。馬尔登是个誠实的青年。当看林人教他去干一件不体面的、而且要依靠地主才能有利可图的勾当时，他驕傲地拒絕了。自豪感不讓他跟他所爱恋的姑娘結婚，因为有一度他所爱的那个姑娘認為他那个富有的情敌比他好得多。最后，馬尔登历尽千辛万苦总算买到了土地。他依然度着孤独的日子，“但他生活幸福，身体强壮”。他“胜

利”了，而所有其他的人——酒鬼老板，富有的情敌，看錯了人的姑娘——“精神上”都遭到了失敗……

安德烈·烏比特的文学活动是和拉脫維亞社会生活中具有重大意义的时代同时开始的。在十九世紀的九十年代，拉脫維亞的城市和乡村都已被資本主义所統治。无产階級奋起斗争。秘密的工人馬克思小組和第一批社会民主党的組織成立了。进步的知識分子已經在刊物上宣傳科学的社会主义和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思想。一八九九年五月，里加暴发了大規模的罢工。这次罢工很快就变成了所謂“里加暴动”。当时曾經跟警察发生激烈的冲突。

文艺界也发生了激烈的分化。被称为“新流派”的代表們領導着文艺界的民主陣营。进步報紙其耶納斯·拉巴①的編輯亞·拉依尼斯、普·斯杜契克、費·罗齐尼和普·达烏盖領導着“新流派”。他們为了现实主义的艺术而斗争，因为现实主义的艺术是真实地反映人民的生活，为劳动人民的利益服务的。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方向漸漸成为主流了。爱杜阿尔德·卫金巴烏姆的詩歌，九十年代最偉大的现实主义作家魯道尔富·勃拉烏曼的短篇小說和戏剧，亚斯巴齐亚、茲瓦尔古利斯、普魯东的戏剧和詩，爱·毕尔茨尼耶克·烏比特、彼尔西耶季斯、道庫·阿基斯、蔡保尔杜·叶卡勃等作家的短篇小說和戏剧，都包含有对資產階級社会的批判。偉大的革命詩人楊·萊尼斯号召参加斗争的呼

① “其耶納斯·拉巴”：意思是“每日小报”。

声，也从流放的地方雄偉地傳來了。

拉脫維亞的資產階級也在策動力量。資產階級的刊物攻击“新流派的作家”，并且竭力把“新流派的作家”所捍卫的现实主义跟那种“危險現象”混为一談，仿佛现实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似的。資產階級千方百計地宣揚不問政治的“純”艺术理論。在日益尖銳的階級斗争的情况下，軟弱的感伤主义，人文学的日常生活的描写和对家长制的古风的贊美歌，都可以束之高閣了。

資產階級的作家們，抛弃了他們所虛构的家长制社会生活的理想，轉而贊美那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經濟和政治陣地的“强大的資產階級”。

一小撮反动人物，圍繞着拉脫維亞資產階級的理論家安德烈耶夫·尼耶德尔的長篇小說在伐木跡地的烟幕里（一八九九），发出了狂妄的叫囂。尼耶德尔在那部篇幅很大的作品中，用尽了各种手法，歌頌拉脫維亞的富农和大工厂主。尼耶德尔把他自己的傾向称为“年輕的民族主义偏向”。他狂妄地断言强大而富裕的农村和城市的資產階級是拉脫維亞全体人民經濟繁荣、文化发展的基础。資產階級民族主义者，企图用大吹大擂的“人民團結”和仿佛既符合資產階級也符合劳动人民的共同利益的空話，来模糊工人群众的階級意識，掩盖两个敌对階級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

普拉普凱的中篇小說自己的角落，自己的一小块土地（一八九八）使資產階級获得了不小的成就。在这部中篇小

說中，普拉普凱企圖証明：热爱劳动的农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仿佛都可能变成大老板或庄园主似的。

安德烈·烏比特在文学活动开始时，对“新流派作家”的思想斗争是袖手旁观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图，对这位生长在一个对分收成的佃农家长制家庭中的孟加里的人民教师来说，还是陌生的。他象尼耶德尔一样，当时以为巩固私有制就是民族繁荣的基础，他也象普拉普凱一样，认为即使是没有土地的穷人，也可以通过顽强的劳动而得到自己所渴望的一小块土地，因而成为幸运者的。

年轻的烏比特还看不清楚，在殘酷的资本主义剥削和资本主义逞凶肆虐的情况下，诚实的劳动是不可能成为幸福的源泉的。他的眼睛被虚伪的、假仁假义的资产阶级思想的烟幕所蒙蔽了。他迷惑于尼耶德尔和普拉普凱的作品，并为尼耶德尔所編輯的杂志阿烏斯特魯姆斯①写稿。

然而，当时烏比特跟资产阶级的卫士們之間已經产生了矛盾，快到一九〇五年的时候，这些矛盾便愈加尖锐起来。烏比特从来没有在他的短篇小说中，美化过剥削者。他的全部同情都寄托在他自己出身的那个阶层。这就是农村劳动者中最贫困的阶层——雇农，对分收成的佃农和小佃农。他深深地同情他們的悲惨命运，他歌颂他們高尚的道德品质。

安德烈·烏比特还在开头的几个短篇小说中，就力图

① “阿烏斯特魯姆斯”：意思是“东方”。

现实主义地、真实地反映现实了。他的追求生活真实，开始时并没有使他增加社会发展的现实规律的知识 and 经验。不过，要求反映生活的愿望，却比天真的幻想强烈得多。烏比特在开头几部中篇小说中，对为“自己的一小块土地”而奋斗的、没有土地的青年，给予了巨大的关怀，但是透过传统的、资产阶级的道德和唯心主义的空想，这些作品中却显露出鲜明的现实图景——把当时的社会矛盾鲜明地描绘了出来。

在烏比特的一些短小精悍的短篇小说中，也包含了社会性的主题。正是在这些具有完整情节、描写出鲜明性格的真正艺术作品中，特别显著地表现了年轻作家的创作才华。

烏比特在一九〇一到一九〇四年間所写的几个短篇小说——酒刺、狩猎、在严寒中、三幕喜剧、复活——至今还保留着它们的思想意义和艺术意义。在这些短篇小说中，贫穷是作为社会的不幸表现出来的。可以感觉得到，作者的意图是要作深刻的心理分析，揭示人物的内心活动。

烏比特最早的几个短篇小说的特点是：以讽刺的态度对待小市民阶层的自高自大、自以为是和个人主义的自“我”突出。

烏比特谴责那些目中无人的小市民，但并不象道学家的教条主义者那样。他嘲笑小市民，把那些自私自利者所假想出来的那种空洞的“伟大”，跟他们实际上的毫无用处作对比。

在安德烈·烏比特的一些早期作品中（如他的短篇小

說集小人物(一九〇一到一九〇五)和特写集小人物的書信(一九〇二),嘲笑了小市民的个人主义。烏比特的諷刺性政論文章就是以上述的一些作品开始的。烏比特笔下的小人物,并不是劳动者,而是那些驕傲自滿、自以为是“杰出”的人物,而实际上却是卑鄙无耻、毫不足道的庸俗之輩——这可以从他自己对短篇諷刺小說偉大的人物的解釋中看出来。

在烏比特的作品中,以短篇小說集小人物为开始揭露小市民阶层个人主义的創作路綫,使这位拉脫維亞作家特別近似契訶夫。

一九〇一年,烏比特通过考試,获得了家庭教师的身份。一年以后,他又被选为里加初級小学的第二助教,因此他不久便成了里加阿更斯堪因工人区一所初級小学的教师。迁居到城里来以后,使得烏比特跟文艺界的联系加强了。他在里加拉脫維亞协会实用图书部工作。那时,拉脫維亞协会已經成了拉脫維亞资产阶级的主要組織。烏比特在实用图书部翻譯古典著作,編輯青少年閱讀的文学作品选集。但他对于該协会的反动政治活动不予过問,并且始終袖手旁观。

暴风雨的一九〇五年临近了。一九〇四年六月,突然出現了拉脫維亞社会民主工党。年輕的烏比特依然沒有明确地感觉到人民中革命风潮的发展过程。不过他自己心里

也已开始了这种发展过程。在俄罗斯和外国古典文学艺术作品和渗透着唯物主义思想的哲学著作的影响下，烏比特的那种天真的个人主义世界观开始动摇了。不过，使他重新估价一切陈旧的东西，批判过去的錯誤認識的，仅仅是一九〇五年革命的暴风雨。

三

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安德烈·烏比特并没有直接参加。那时候，他还只是一个旁观者，而不是一个战士。

一九〇五年十月間，安德烈·烏比特有一天走出学校的大門，剛好就碰上了查德維尼工人的大規模示威游行。年輕的烏比特就参加了这个游行队伍。沿途参加游行的人愈来愈多，而且都是里加市各个工厂的工人。无产阶级的团结精神，革命性的抗議，这种以前从未体验过的感情，控制了年輕的烏比特的心。他由于亲眼目睹，深信除了农民的个人主义和渴望得到“个人的一小块土地”的要求而外，原来还有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还有工人阶级为他們的共同理想而作的斗争。

在革命事件极其紧张的日子里，学校停课了。安德烈·烏比特的哥哥，从斯克里維里来到了城里，把烏比特带到乡下去。年輕的烏比特就在这儿，在两个起义时牺牲的农民的坟墓旁边，发表了第一篇革命性的演講。不久，討伐队开到了斯克里維里，开始逮捕和迫害革命志士。許多年以后，烏比特把所有这些事件的經過都反映在他的长篇小说北风

里。

烏比特的哥哥馬尔登，积极地参加斯克里維里的社会主义民主党的組織活动。从里加来的宣傳人員，武装革命工人战斗队的組織人員，都是住在他家里的。烏比特跟他們談天，讀傳单，讀秘密的馬克思主义小册子和書籍。馬克思主义者富·罗齐尼的学术著作拉脫維亞农民一書（一九〇四），給他的影响很大。罗齐尼在这本書里，明确地指出了拉脫維亞社会的階級分化过程。

一九〇五年，烏比特离开了尼耶德爾所主办的杂志阿烏斯特魯姆斯。但他仍然在为反动的資产階級的主要机关刊物巴尔基耶斯·維斯德涅西斯①写文章。直到斯托雷平的反动年代，許多革命的临时同路人，甚至一些不大坚定的战士离开戰場时，安德烈·烏比特才进一步靠攏无产階級的革命斗争，更加勇敢地轉到了无产階級的立場上。

关于这段时期的情形，烏比特自己写道：

反动的黑暗年代和那些年代中的野蛮迫害、特务、卑躬屈节的小人和叛徒；这打开了我的眼界，使我更仔細地观察社会上各种不同阶层的人，看清他們中間所存在的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互相抵触的經濟利益，互相敌对的思想傾向。

在这些年代里，烏比特跟民主陣营中的其他一些代表人物一起，为反对拉脫維亞文学中正在蓬勃滋长的頹廢傾

① “巴尔基耶斯·維斯德涅西斯”：意思是“波罗的海通訊”。